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端明集卷二十六
二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端明集卷二十六

宋 蔡襄 撰

劄子

乞復五塘劄子

臣昨至興化軍訪聞得莆田縣有陂塘五所勝壽西衕大和屯前東塘自來積水灌注塘下沿海鹹地一千餘頃為田八千餘家耕種為業大中祥符年中有百姓陳清等陳狀於秋蘆陂開渠引水灌注屯塘下民田却決

去五所陂塘以地為田官司妨礙不與檢給天聖年中陳潭知軍日其陳清卻與官戸形勢計會同共請上件塘内地土州縣徇私曲理先次給卻乜前大和東塘陂塘三所去水為田舊日仰塘水灌注之地盡皆焦旱百姓爭訟州縣一向抑迫不與申理至李餘慶知軍日陳清又請勝壽西衝二塘為田其時不與檢給寶元年中汪隨政内徇私順情一向檢給科率產錢供輸税賦臣體問得自決去五所陂塘已來沿海鹹地只仰天雨有

種無收州縣多是不與放免稅賦是致人戶逃移見居
者只括土煎鹽枉陷刑獄慶歷二年秋旱官司檢放產
稅例及九分切縁舊作陂塘灌田一千餘頃濟活八千
餘家及決塘為田已来收得塘内田一百餘頃豐贍得
官勢戶三十餘家又年年雨水不充放却稅賦至多前
後百姓論訴不絶官司為見已出却產錢經屬省帳難
為除落不與受理若以民間利害即貧困却八千餘家
只豐贍得官戶三十餘家若以官中租賦即每年蠲放

千頃租賦只得百頃租賦其為利害公私均然所有上件田土雖是臣鄉里即本家及親戚無有一畝相連臣欲乞下本路轉運司選清强一員取索應是干連案卷看詳親詣五所陂塘處定奪聞奏如與臣所陳利害稍同乞賜除落塘内新定産錢依舊積水為塘利濟民户取進止

乞與福建路轉運使同相度鹽法劄子

臣於去年曾上言為福建路州軍鹽官中煎賣每年官

中所費甚多而獲利甚少枉令生民日陷刑獄臣條件理利害乞許百姓納錢通煎及許客人納錢於本路通販可以歲減數萬人之獄及獲一兩倍之利後蒙朝廷送下三司尋聞三司送下本路相度諸州官吏不知本末多有異同伏乞朝廷連臣所言文字令臣到福建日與本路轉運使同共商量分析利害以聞然後朝廷相度可否施行取進止

乞不與招設宣毅兵士恩澤劄子

臣伏見朝廷招置京東西宣毅陜西保捷河東河北強壯義勇等兵士當時條約立限人數知州通判兵馬監押等並與轉官切縁宣毅等指揮並是揀刺諸州為見有此酧賞皆不能精選人才細問疾病一例刺面充填人數未久之間逃亡病死者不少枉令農人半失本業虛廢金帛坐空國帑去年陜西保捷刺面之後却揀退數萬人以此推之諸處之兵可知矣況知州通判監押分官受禄招刺兵卒並是本職而所招兵士率皆疲冗

未即便加譴罷若更轉官通計諸路招兵之官選秩不可勝數而勝兵之卒堪用者知有幾何計其功勞實為濫賞臣欲乞諸路招置宣毅等兵士知州通判監押等更不引用舊例酬奬取進止

乞選翰林學士不用資序劄子

臣風聞臣寮上言為翰林學士員闕乞求添補臣竊謂暫減員數不若精選賢才有唐以來此職最為親近朝夕閑宴與天子論議天下之事如陸贄李絳皆不世之

才所論者足以開悟人主聰明贊成天下之業今來只循資序隨例補選或行迹姦邪或才識暗懦中書據名開改莫敢抑退况兹一職動是兩府之資苟不擇人豈陛下選任忠良之意臣欲乞今後翰林學士闕員中書不得依資差除伏望出於聖衷選人任用庶乎姦邪暗懦之人無由濫進

乞不令中書出諫䟽宣示劄子

臣竊見諫官每有論列臣僚事狀日近中書多是取旨

召逐人示與章疏使自知省臣為陛下耳目之官凡有所聞須當陳述中書得臣章疏只宜酌度是非而後行之與否決於聖斷今乃召而示之使昏謬之人紛紛怨謗臣所言者天下之公議豈避衆人之私怨但於國體有所虧損臣欲乞今後章疏不令宣示臣僚

乞減放漳泉州興化軍人户身丁米劄子

臣伏見泉州漳州興化軍人户每年輸納身丁米七斗五升年二十至六十免放臣體問偽命日前諸州各有

丁錢惟漳泉等州折變作米五斗至陳洪進納疆土之後以官斗校量得七斗五升每年送納價錢伏緣南方地狹人貧終年傭作僅能了得身丁其間不能輸納者父子流移逃避他所又有甚者往往生子不舉人情至此可為嗟痛伏惟祖宗恢復天下大去無名之斂然諸州身丁尚猶輸納真宗皇帝哀憐百姓困窮之弊祥符中特降御札蠲除兩浙福建六路身丁錢四十五萬貫其時漳泉三州亦是丁錢折變作米無人論奏因依科

納遂至先朝大惠不及三郡三郡之人引頸北望迄今又四十年矣臣聞聖人以生為德以孝為本今陛下之民至有父母不肯養子不亦累於生生之德乎先朝所行之事有所未盡陛下推而行之可謂至孝矣伏望陛下上成先帝之仁下恤遠民之苦蠲放三州軍丁米只令依建州例歲納口錢在大國經費萬分之一於生民性命全活豈少也取進止

乞廂軍屯駐廣南只於比近軍州節次那移對替

劄子

臣前知福州日竊見本州廂軍差在廣南諸州屯駐軍回日人數比去時大率死損一半前後六七次盡皆如此臣體問得諸處兵士差往廣南又分在巡檢下其間遠處至有去本營八十程者多為土風不同霑染瘴毒廂軍屯駐本為優輕每至差發便與父母妻子生死訣別極可哀憫臣竊謂若只於十數程内比近州軍節次那移鄉里不遠自然習熟風土損失終少又緣屯駐自

来多尋舊軍年月對替臣今欲乞諸州軍屯駐廣南係
奉宣差者只乞於近比州軍節次那移對替年歲計之
存救人命不可勝計取進止

乞諸州弓手依舊七年一替劄子

臣伏見新編勑節文弓手除廣南益梓夔利路三年一
替餘處並不差替臣先任福建轉運使巡歷州縣體問
差役惟弓手一色最為重難竊緣一夫應名全家給送
七年一替比他役糜費數倍今來若不差替直至節級

方得免放須令四五十年一家便至失業若謂經乆歳月練習武藝可以擒賊臣見農民執役雖經教習多亦無能不堪使用其間武藝稍似精熟强便即情願乆役捉賊孵賞臣今欲乞諸路弓手依舊七年一替情願且充役者亦聽取進止

乞致仕官即官巳得恩澤更不得陳乞差遣劄子

臣竊見常朝官致仕例得一子恩澤又許陳乞差遣者並是指射有職田優便去處伏緣朝官致仕日日有之

在銓選人稍有優闕多被指射不無嗟怨臣欲乞今後致仕郎官已得恩澤者更不得陳乞差遣不惟止絶僥倖兼免抑奪選人闕次取進止

乞選人注官經一季者臣僚陳乞與免衝注劄子

臣竊見選人注官各歸外待闕其間已有經一年已上或被臣僚陳乞指射衝𨚫差遣雖有指揮依到銓月日須移文外州射闕路分文狀往復動經時月選人至有經一二年不得赴官者臣今欲乞應選人注官後已經

一季者雖有臣僚陳乞𢬵射與免衝注取進止

乞留歐陽修劄子二道

臣竊見知制誥知諫院歐陽修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臣等已有論列乞罷河北之任依舊知諫院至今未蒙朝命臣等伏念事有重輕度才而處才有長短適用為宜朝廷安危之論繫於天下則為重河北金穀之司繫於一方則為輕修之資性善於議論乃其所長至於金穀出入之計勤幹之吏則能為之任修於河

北而去朝廷於修之才則失其所長於朝廷之體則輕其所重伏惟陛下增置諫員以來外人不計諫官之能否但知陛下有開納之美一旦驟榮修之身便令遠去外人不知朝廷任用之意但以修好切直不容於時臣等非私於身實為朝廷惜任人之體伏乞陛下罷修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任令依舊知制誥知諫院事取進止

又

臣等竊見知制誥知諫院事歐陽修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降命之初外人翕然稱修之才不宜遠去朝廷又臣等自念備官諫諍之職無所裨益如修之論實有根本累狀論列乞令依舊知諫院至今數日未奉聖旨臣等憂慮日深外人公議日迫皆謂朝廷增置諫官已來今僅踰年厭苦言者雖驟榮修之身其實速令遠去又謂臣等顧避不能為陛下力言以留之臣等譏謗四至不敢默默臣等竊謂修之此行若以保州未

下則用兵將帥各有主名非修專得指麾若以河北粮草軍須所急堪此任者其才亦多方今天下多事塞外有夷狄之憂境内有盜賊之變規補闕失必倚藉賢才臣等識慮下修遠甚若修必行臣等實不堪諫諍之職伏望陛下採衆人之言察臣等區區之志特出睿斷令歐陽修依舊知制誥知諫院事今取進止

論財用劄子

臣伏覩陛下賜三司紬絹詔書曰使斂無暴橫而公須

足民無愁痛而國用登又聞詔旨以利觸罪者與議輕刑臣伏惟陛下視赤子有父母之慈臨萬物有天地之施不緣嗜愛而率斂於下每因乏匱而資助於中有以見陛下克已恭勤憂民切至德音屢降聖慮彌深庶官所宜奉行百姓固當少息然而殘苛之吏未已供應之家轉勞陛下恤黎庶之心翻無實事海内仰朝廷之令悉是空言首尾闕　病安在臣以貧賤之迹叨耳目之官細民疾苦之情天子未聞之事俱合陳論伏自羌賊

負恩天兵致討備禦之處數千里更戍之役五六年飛輓芻粮繕修器械於是不時之斂作焉無名之賦興焉言利之臣出焉緣姦之利起焉配取相仍蠹傷滋甚供軍之物制作多門任土之求有無不一金穀之職轉遷靡常管庫之司給納是利前符未至後條已行郡縣承風急於星火虐者先期集事曲施酷毒之威貪者與吏通謀力恣誅求之害以欺罔窮愚為智有作者苟得而必行以攘奪豪富為公當權者避嫌而不主破家流離

之苦十室九空呼天告訴之詞萬人一口原其本末皆有因緣挾私讎者有之為身計者有之只如陝西榷鹽江南議鐵增添酒課採取銅苗移東就西指無為有或賜章服或改職名或與遷官或承奬諭所以爭求目下錙銖之利不為日後久遠之謀臣竊謂朝廷推賞不責其實之所致也倍添屋稅鬻賣官田刷江淮見鏹上供欠商稅便錢不給配物於不產之所嚴程於可緩之期如此之類三司之過也借買銀絹豫折田苗逼抑納錢

名為勸誘高下物估官耴贏餘如此之類轉運司之過也貧富不均姦貪不禁妄為退剥故作滯留殺牛納皮仍科徒罪償官竭產更虐親鄰如此之類郡縣之過也觸類滋長不可殫論陶陶生民若在風濤之上嗷嗷四海偷為旦暮之安遠近之情若斯國家之患未已臣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又聞財聚則人散財散則人聚是知民不可不恤財不可不通若專奉公家不究民病所得則寡其失則多臣非不知吏員軍旅之繁郊廟賜宴

之廣北有餌胡之費西有禦寇之須常賦既不足充遺利必當悉耴臣又非敢故興恤民之論務黜言利之人執高古之虛文道當世之切務所冀言利者上能資於國下不害於民饒益既多孰云不賞所可痛心者明知無利冒怨必行幸可寛期力為督迫自古剥下無厭而民不亂誅財無已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昔漢武帝遠事征伐筭及舟車四方彫殘大業幾廢以至下哀痛詔封富民侯雖僅安全而劉氏之不亡者如綫唐德宗朝

盧杞輩專為刻剝税椽僦櫃別斂促追掊㕙于民都下尤甚涇兵乘怨近入長安驅呼市人用此藉口臣竊思今日之事兵不得已而用財不得已而求然漢唐致危亂之因種種略施行矣故復冦盜未平干戈未息或百姓之心騷動顧天下之計如何伏望陛下踐詔書之言推實惠於下民不勝苦在精擇郡縣撫養之人利不可遺在博求錢穀通流之術所入之賦有常而所費之數無極則去太冗而節煩費所得至薄而斂怨至深則去

小利而存大患上下兩濟公私兩行伏惟宗祖不拔之基全付陛下朝廷更張之事更待何時願陛下申戒大臣力求衆弊以幹家之術而憂國以恕已之善而及人使百姓之心不撓則天下之計大定言先於事多為迂闊之謀事至而言無救阽危之禍臣屢深語切意拙文繁陛下儻賜詳覽於時實有裨補臣所言民間疾苦及處事乖方者形之于左臣所聞所見民間疾苦不敢備載粗舉一二條所冀上達宸覽知天下有如此事其間

啟請者乞賜施行

乞用新樂於郊廟劄子

臣伏覩朝旨南郊且用舊樂令兩制禮院詳定聞奏臣竊以五代多故大樂淪亡至王朴實儼始加詳造太祖高皇帝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因詔和峴討論以影表尺比王朴所定尺長四分遂造十二律管校其聲下朴所定樂一律當時雖詔許施行然未嘗制作樂器至今所用皆王朴舊物伏惟陛下紹隆祖考精

意禮樂博延天下儒者尋繹經義設司制作垂二十年
其費鉅萬然周禮史記漢書雖有舊說施於制器自已
不合逦者兩制諸儒參議約古制減下一律其功甫就
陛下親御便坐按閱侍臣畢與觀聽工作精好聲律和
暢陛下審慎再令詳定臣竊謂今来皇祐累黍尺與影
表尺同不異古制一也減下一律歌者協聲近於中和
二也上符太祖皇帝減下一律之旨三也前来諸儒或
有異論只於形制小大與緣飾之本文時有異同至於

聲律本無他說四也以四者之明驗故可用而無疑也
臣聞聖人制禮作樂皆因時隨法必以考周舊典以求
古樂自秦漢以來其說已亡況其形制聲律豈得盡傳
幸今所存者略可依倣雖不能盡及於古比之今樂器
精而聲和若施之郊廟肆於朝會亦一時之盛事臣見
前代諸儒議事未始一定多亦制決今南郊甫近若衆
論一有未合則屏而不設是陛下二十年精求之心一
旦又復捨去必天降秬黍然後定尺此空論也伏望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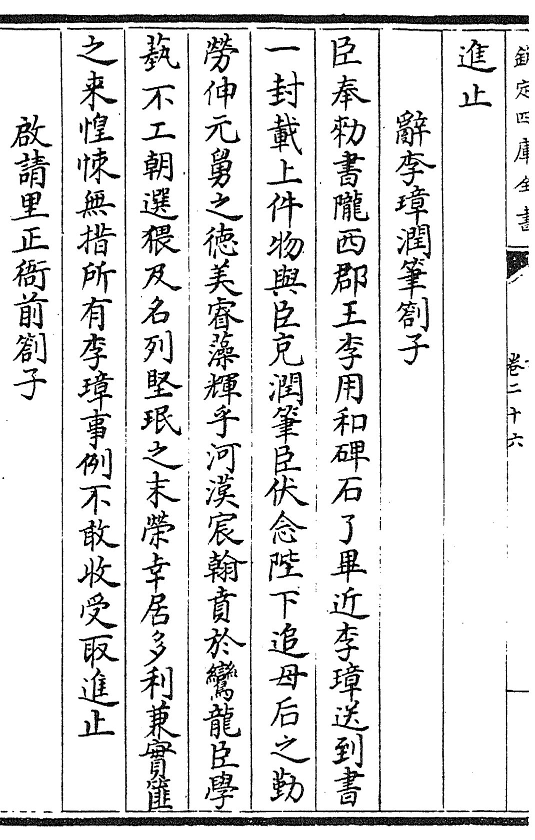
斷特許施行取進止

乞不書張堯封碑石劄子

臣今月二十六日上殿奏為奉勅書張堯封碑石念臣
備員詞掖忝列近侍書寫碑銘合歸書藝待詔之職臣
侵其官有虧事體伏蒙聖慈許賜矜免臣尋詣中書稱
知前狀已曾進呈伏乞專宣中書許令繳納張堯封勅
命取進止

看詳奉神述劄子

臣今月十四日張茂則傳宣奉神述額後欲題真宗章
聖製奉神述并御筆更令看詳聞奏臣伏以章聖是尊
謚中二字簡便稱號故云章聖若載在文字又緣尊謚
字數頗多止稱章聖即不盡盛美於理不安所以稱廟
號則字簡義重也其御筆二字前代碑文少有稱者只
是臣下不敢直言至尊故云御若上文云真宗皇帝製
奉神述即不須云御只云并書理似近古臣欲乞只題
為真宗皇帝製奉神述并書石臣又看詳委得允當取



進止

辭李璋潤筆劄子

臣奉勑書隴西郡王李用和碑石了畢近李璋送到書一封載上件物與臣充潤筆臣伏念陛下追毋后之勤勞伸元舅之德美睿藻輝乎河漢宸翰賁於鸞龍臣學藝不工朝選猥及名列堅珉之末榮幸居多利兼實匪之來惶悚無措所有李璋事例不敢收受取進止

啟請里正衙前劄子

臣伏見去年張問啓請里正衙前條貫第一户充衙前

已經五年許令人户糾決却充衙前要得寬紓次第人

户已頒行天下臣前知泉州福州備見鄉户衙前舊來

勑條約每州合用人數存留上等人排定姓名逐年勾

差以其産高下為重難分數只如合用十人存留百户

是十年一次充役十貫産錢合差重難十分七貫只差

七分最為均平兼絶詞訟若今五年却充衙前二十年

間便充四次雖有富强無不破産於理未安臣昨離福

建巳見民間詞訟妄相糾決乆逺不便臣欲乞下本路轉運司相度如是舊來條貫實利便乞令轉運司便行指揮依舊排名差遣訖奏臣今建言只是福建一路切緣南北風俗事體不同别路州軍亦乞下轉運司相度利害施行取進止

乞戒約體量放税劄子

臣伏見今年開封府界京西陜西等諸路春夏愆雨麥苗不遂已有朝旨諸路更不檢覆只令體量放税兼續

有奏乞省倉賑貸亦有朝旨遂其所請此朝廷愛民之意推而行之爲惠深厚然臣竊恐開封府諸路轉運司所差官員不能盡心或旱損處多蠲放數少或旱損處少蠲放數多至於賑貸亦不酌量輕重分數均濟回顧均儲有無准備只陜西近奏去年霜雹秋稅放一百萬餘石今年二月賑貸軍儲六十萬餘石即今夏稅未見申報已累有申奏乞從軍京撥銀絹應副闕入軍儲乞將黑錫中納斛斗以此言之若諸路放稅不得其實賑

貸又無分數一旦郤闕軍儲三司雖有錢帛亦是臨時置辦遷移不得伏況見在帑藏歲入歲支之數有限何以濟辦臣非不知寬貸百姓以為美事職在國計誠慮一朝窘闕重煩朝廷臣雖責罪甘心而事幾既失言不可及欲乞下臣所陳於轉運司戒約體量放稅官員委須得實賑貸州郡亦須軍儲有備如後檢得別有闕誤乞行朝典取進止

乞封樁錢帛准備南郊支賜劄子

臣伏見慶歷年中因郊禮遣朝臣於江南等路剗發錢帛後來或有闕用時亦遣使嘉祐七年明堂為計校左藏所管錢帛數事已差官諸路取撥去年為仁宗皇帝山陵并覆賞奏乞朝廷差朝臣撥發茶本錢并諸路寬剩錢帛今來粗有數目以此連年剗發江淮諸路歲計别無寬剩將來南郊雖更遣使出外取索又緣内藏庫不住中奏取索累年借過錢帛並河北河東陝西各有非次陳奏今來若不擘畫至時切恐有誤支遣臣今欲

乞將見管錢帛金錢等依附明堂支數封樁准備

南郊支賜具數于後

見錢明堂度支九十六萬二千餘貫鹽鐵支八萬六十餘貫共計一百四萬八千餘貫今樁一百二十萬貫榷貨務

銀明堂度支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三十餘兩鹽鐵支三千三百餘兩共計三十五萬七千九百餘兩今樁留四十萬庫左藏

絹明堂度支一百二十萬八百餘疋鹽鐵支七萬八千四百餘疋共計一百二十萬九千二百餘疋今樁留一百四十萬疋

紬明堂度支四十萬一百餘疋鹽鐵支二千八百餘疋共計四十萬二千九百餘疋今樁留五十萬疋左藏庫

金明堂度支金腰帶計六千七百七十兩今樁留八千兩見在金只有八千兩如有支動即逐旋撥還元

數

第闕等生衣物明堂度支計錢四十五萬貫令樁留五十萬貫

錦綾羅鹿胎透胎等明堂度支九萬九千八百餘貫令樁留十萬貫

絲明堂度支三十八萬八千兩令樁留四十萬兩

綿明堂度支一百四十二萬八千餘兩令樁留一百五十萬兩

右謹具進呈取進止

上財用總要劄子

臣待罪三司已踰三年伏念金穀貨殖之職纇總大計民蠹耗登財用豐寡日考而月課之乃見虛盈然而知識昏冥不知流通之術無補於國又當此冗費無極之時每一念之竊祿苟安慙死無地謹撰成天下財用總要一冊上進伏惟陛下攬之可以知當今天下之勢選求長材俾臨是職與臣閑地稟食養親臣不勝激切惶懼之至取進止

端明集卷二十六

端明集卷二十七

宋 蔡襄 撰

書

上運使王殿院書

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運使殿院執事某嘗讀書識其語曰克明峻德又曰后非賢罔乂是知君人者用賢如左右手也又聞仲尼攝魯相喜見於色曰吾喜斯民之得吾也伊尹居畎畝湯三聘之然後幡然曰曷若使

是君為堯舜之君斯民為堯舜之民歟又知聖賢求道不為已呑明白踈暢翼時君之政化剔愚民之耳目盡力而後已也又聞周公待白屋之士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又知職設茲多無有巨細必在賢者是雖有聖賢之材處崇高之位一良木不能成林藪一龍駒不能備驂服廣求其合同聲呼報以成厥功夫如是則君臣相須之道一不可去明矣中古之世諸侯有地以自保繼承不息治與亂在己耳嬴秦一天下而為家罷侯置

守賦征畢入王爷漢晉而下悉案前武故至于今方地百里為之尹百里之民賦稅傜役之輕重訴訟爭競之是非咸得決之於尹數尹之地為之牧以盡統其屬尹之政彼有所失及其事之大者皆決之於牧是牧之政亦以重矣然慮乎提封廣而吏員多牧尹時有弗明天高靡聞日不陳於上前奈何盤冤憤於人人之聽於是條天下之郡分命使以按察之牧尹之政有所得失執事之務有所廢興人民之情有所曲直使皆得振舉而

與奪之則是使之寄又愈重也使之命難於任人者必
矣七閩之地南逺宫庭三千餘里邊江海而圍山岳土
地磽确所居之地家户聮密有欲耕而無尺土者有畜
積踰年即爲陶朱猗頓之富者何哉昔者僭王相繼竟
取良民膏腴之田以入浮屠氏國朝以来因而不改故
學浮屠者絶無徭役第食不乏而衣有餘耳人惡焦苦
而竟樂爲之版籍何處不因而減之乎矧又諜訴倥偬
與民爭利故財屢屈而人愈貧也加以建安之郡延平

之壤或收羅茗荈或筦榷酤䣷福唐南直數州煮浪以鹹醝國家念邊儲鉅費是三者利悉入公溫陵臨漳莆陽三郡之民歲輸鏹以稅其身窮民妻孥無營不能緘口待絕所謂利悉入公之三者出於已者薄而獲於人者豐雖焦手於猛火殘肌於白刃必冒熱當鋒而進故强宗右姓力於兼并游手惰農因之以流蕩然後丹筆不及乾郵牒不及息者由來尚矣必使當其人則列郡有準繩下民知教勸於是寬猛得中物遂其所今執事

銜天子命而来七閩之人素仰執事徳望威名莫不謂執事可以目注口授春和秋肅不俟期月而罔有不利也某竊謂俾列郡有準繩人民知教勸寛猛得中物遂其所在今日矣然封圻僻在軒車罕至之地萌庶之細微者不得自振又宜擇屬吏而委任之屬吏既多則真偽得無相蒙哉有昏鈍而柔懦若能仁者有貪墨而諂媚若能恭者有簡傲而悪倔若能忠者有别白而私徇若能斷者有行加手人而衆毁之者有明智而力不足

者執事又宜黑白清濁以詳之也進之可退之否激昂士流宣賛風美則執事之化無不至屬吏之志有所伸某所謂君人者宜用賢賢人宜輔君化民又宜求其類之者為之助亦在兹矣此葢執事之所素知而能行者也豈復假某陳熟之言重複而陳於執事之前耶然某亦古一數於吏也柰何性鈍識鄙不足當吏之賢者必矣然其可念者家世無顯榮幼而從學齠齓之歲偶能習詩賦既而孜孜刻志臨文自省不陷邪說於師道久

廢之世自強不息年甫十五再求舉于鄉里皆不利用
前歲間攜幼弟徒步西上艱難困戹僑舉王府偶先多
士未幾得就吏祿佐幕偏州實貳郡政大之則生殺鞭
掠之權小之則勾稽簿領之務皆所參畫而職掌之也
以某播跡窮門心靈局隘當此委任亦以難矣敢不兢
戰晝研夕味益其尚短睎其未明旁搜遠探期於有得
然後知從政之術無他也必先本諸先聖人之道也憲
綱雖密參酌而用之者在乎人折獄必先本其情斡局

必預防其弊正其心以臨下盡其心以率職如是者亦以期年矣然才薄位下固未能振發綱領宣暘王化但求內無愧於心外無怍於人而已其如有所可憂者亦能自料之賦受愚直不能取容於人在巳上者有所枉道則咨之在巳列者有所罔心則評之在巳下者有所干犯則懲之介介而行一無所屈故知獲譽必少而得謗必多也今遇執事使此一方察郡以來將及半載所謂目注口授春和秋肅誠哉吏之不肖者必黜賢者必

升政之弛者必張成者必奬列郡畏服不俟一二提振皆以攺革勢若建瓴某既在屬吏之列遇執事明白若是儻或緘其誠而不吐鈞是流而偕進則執事以某為何人哉今雖覼縷於座下亦非有所冀私恩而埀曲芘也所以勤勤者但不知量於吾道也每念周漢之際由其臣之文章事業使後世知其時之治亂廢興也至於唐室全盛餘三百年今之推其知道能文者數公耳迨於我朝能以文章為己任提挽黨類恢宏詞於天表挹

清醇於筆下煥赫洋溢流于無窮若執事先君子者幾何人哉而位未躋於台輔功不徧於寰區人到于今惜之得非臧孫有後畢萬必大是生執事以翊王道況今天子仁聖遠夷懷柔戈甲生蟲粉農桑竭地脉政教流行罔知帝力執事豈特享富貴足志氣而已耶亦將有以羽翼明主康濟斯民也某又豈特苟腳豢保妻孥而已耶亦將有以驅策駑鈍黽勉展効也惟吾君克明峻德求賢共乂豈宜晩用執事也執事喜斯民之得吾也

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職設無有巨細必在賢者又豈宜不竭衷於吾君而求其類之者同聲呼報以成厥功也執事一朝曳履喦廊恢張先德崇大邦基不耻於人則已將耻人則在乎熟其學行飽其聲猷然後用之而無疑也某今日為屬吏是以親而且邇也可以察而知之也苟不受知於左右則他日之望必疎矣願執事熟思之譬諸立明堂焉大之為棟梁小之為欂櫨榱桷俾其高下各得其所則我朝文物聲名日益乎

鬱茂禮樂刑政日益孚修舉惟吾君高出于古之能為君者執事一無屈於古之能為臣者豈不盛歟儻執事不罪其愚戇且過使草之賜之教使遵之長育以成其材使可就用必出於門下也幸甚幸甚干瀆威明不勝愧汗瘵之憐之在執事而已矣不宣某再拜

答謝景山書

某頓首景山足下憂中辱示新文數十篇其(缺)山好稱(闕)杜筆語於人今而日既師其意又師其辭何患

且嗜退之文辭欲誘人同所樂也其謂由道而學文道至馬文亦至馬由文而之道困於道者多矣是故道為文之本文為道之用與其誘人於文孰若誘人於道之先也景山前書主文辭而言故有是云某豈敢鄙文詞哉顧事有先後耳某之為文無能過人其句讀高下時亦類乎古人無足怪也又病景山嗟世人之不知已務以文詞求於有位今而曰吾以文求正於有位於道為無枉古之人重其自進我仕且困墜求知於人無愧又

云有數頃田必歸耕海上景山何樂於自進而勇於自退乎是未離乎躁也妄者易進而難退狷者難進而易退妄與狷君子皆不由也君子之於進退唯其道而已矣景山又多恥前世重人自進爲比苟有異於某之說雖前世重人某不從矣其稱仲尼佛肸召而欲往孟子不遇於魯侯斯二者何求哉委乎天而待用者也又病景山恤仕宦之顛躓今而曰非恤美仕之末得憤意外之横辱斯亦景山未之思歟夫聖人之言吾畏之賢者

之規吾愧之有人加言於我吾置其喜怒而辨其枉直使其言蹈乎聖人賢者之説吾畏而且愧焉其言異於是吾將憫之豈暇受而為辱乎小人之辱君子不辱也景山恥之哉恥之哉抑憤之心日益損缺　又云若使某年四十而卑辱未必能如己之恬然不苟也某又復而讀之益悲豈行己之謬歟如景山且不能見信尚何望於衆人雖然某無求信於人自信甚明身之窮泰不得而知之為學遠近力窮則已其所自信者不却行而

利動也今日視前日猶能樂其所是而恨其所不至使年益加而慮益廣豈肯舍所樂而從所恨哉與景山别久思一相見以道所懷今雖諄諄其詞非求勝於景山蓋陳已之所守抑未知景山以為非是也誠以為非是幸亦語焉某不敢憚煩於屢告也不宣某頓首上

再答謝景山書

某啟去年得景山新文心竊喜慕且某與景山遊最舊其有疑者不敢自嘿因而往告焉景山始未之從又往

告焉今再辱書復說勤辨將有以開發愚陋然某前者所論罔不盡心景山自取舍之某不能移也於其間取一二事以自辨焉夫辨道莫若言傳言莫若文言者道之所由而文者言之所存道充乎中造次而言無有不極於文也其道餒焉而其文雖工終亦莫之至也某前書云由道而學文道至焉文亦至焉由文而之道困於道者多矣此所謂學者先於學道而後於學文耳而景山謂六經之道皆由文而後明未聞先由文而失道者

景山離前書之意而言固不異其所歸復而從之則道矣景山又云某前所論書傳示於人恐醇識君子以某為恥友之短售已之長而恥名也誠得世人人皆醇識君子宜不以是過某也且一言之發終莫之禦況為文詞其傳固宜景山示某之書已傳於人也而某之文獨安能止衆人之無傳焉夫道至大也至公也以其至大也故學者莫能悉其要於是異見偏説興焉君子畏道之不明然後是是而非非以其至公也君子是是而非

非咸一於至當不得私而讓焉柳子厚於韓退之其友也子厚論史事辭意甚嚴張籍於退之師弟子也亦譏其駮雜子厚與籍豈欲暴其師友之失而自取勝乎以道有所明不得私而讓其師友也其書傳于今人莫或非之劉歆之於父向也論春秋義率多異同歆漢名儒又豈欲前其父乎以道有所明雖其父不得私而讓焉其書亦傳於今莫或非之伊尹陳訓戒於君太甲教告切深其自稱功德無與為大伊尹聖人之徒又豈欲昭

其君之所昧而耀己乎以道有所明雖其君不得私而讓焉其書仲尼恥之以為世法無有疑也弟子於其師子於其父臣於其君不自嫌於不讓而辨之惟道故也故其師也父也君也亦惟道之恤闢其不讓而辨之必以為當然況朋友之切劘規誨理固然矣春秋之法為親者尊者賢者諱其惡傳曰惡訐以為直皆謂不暴於人之隱匿耳若夫論議曲直必章章然大辨以傳於世豈比家人溫寒勞苦語言務相承恥而已哉然景山曾

不是慮而謂某售巳之長以取名何哉名吾者誰於何而售取名於賢者賢者進人以德不進人以名取名於庸人庸人足名吾哉某不置心於名也且久况期售乎古君子之於人一有賢巳從而學焉一有未至從而告焉學焉者欲人之速至也告焉者欲人之速賢也朋友道衰人務自高讀書指古人姓名咿嚘稱慕以不見為恨使其人同世而處莫肯公其是非而相推先以道義嗚呼欲朋友之義存而道之興也不亦難乎某以是於

景山勤而不已自謂於朋友之義為得而速望於景山者今反過疑於某非敢聞命景山文日益高某之深慮至手至也不宣某頓首上

上龐端公書

閏四月日具官蔡某謹遣公僕獻書于端公執事間者某恥聱江南會執事受詔還臺嘗獲承顔坐隅執事以某閩人又素官于閩與之言老儒茅知至及泉南臨漳莆陽三郡稅丁事頗自嗟邑蓋將歸而為上言者某竊

思自謂執事美實副於大名不為常俗之為夫俗吏狃
禄食矯聲譽計已之利而忘民之勤苟安三年幸而代
歸視舊所涖之地之民若踵迹之遺豈皇反顧哉使主
澤不宣時弊不改職此之由也而執事視三郡之民有
失職者少選必念非恤隱之厚其孰能若是乎及來京
師乃知茅君先時朝廷用執事之請以助教官寵之某
每以茅君之德宜享束帛之聘亦既寵已不應復論惟
身丁之税宜有聞而未聞何也豈執事嘗言之而某遠

賤不得知之歟將未嘗言之姑有待歟抑亦遂棄之而都不記録歟其已嘗言而行之也則某不獨慶三郡之民之受大賜而慶本朝力太平而粹王道也其未嘗言之而姑有待也則凡事過久易於因循重於建白今兹惟時其遂棄之而都不記録也則執事非宜得此望於人矣昔者五代之季羣豪列壤連兵滋欲國用不給故無名之稅興焉民不相聊天祚真主方内一統人人自謂再生歡欣順命無待威震蓋欲去向者之苦而蒙今

者之福謂何其三郡之人引領佇望四十五年未之或省意者建議者之不明而吾君吾相未悉聞之耳聞之豈不為之動心哉南方地狹穀鮮又浮海通商錢散不聚丁男日傭不過四五十丈身丁之直歲率三百衣食之餘終年不能足之必儆產子不幸而疾闕　歲旱而力不售與掌輸之官弗嚴而有遺失之闕顧無他營死焉耳矣力能扶持老弱流冗他郡自非勝策而又名書不減害延予司里者其哀勞之狀不可盡數先朝時詔

書特免江浙諸身丁錢以貫計者五十餘萬斯時七閩有不材使以謂詔書所免者身丁錢耳三郡身丁之輸者斗斛也非在免中不能舉而覆奏故先皇帝育物之仁均而有遺豈不恨哉伏念主上聖神慈愛設或一日推烈考之遺仁鞠一方之捐瘠無亦裨大化之萬一乎誠未欲盡免固宜闕貧民之無田業者與無貨財之為商賈者分别闕深為之防使貧富判異而人全其生此急務也文王為政先於鰥寡孤獨若先免貧民無

害於國力大封也願執事懇至陳之庶乎必行執事以言用天下之所望者本務大體也而某徒言其近者亦跬步之發焉伏惟財察不宣某再拜

答王太祝書

七月十五日新授西京留守推官蔡某頓首白太祝王君足下前數日辛辱肯臨後二日又惠書累紙何意勤眷之厚殊甚如此僕資性椎鈍不識他伎綴文積學以植厥中雖渾渾乎進而不晝逾久益遠不知何時至且

成也足下過聽一至吾廬遽以道義滋益為謀非欲善之速孰肯為此謀之賢明猶將歛衽避席如僕之固陋適邅迴而不敢承足下之賜也然足下謂速得詁言以詔之無以世冑顧我此豈得不自辨而已乎商周而上開設庠學以教冑子合考其能施于民上故材必育成而賞不虛授也秦漢以還侯王世襲其大臣宿政有父任之科有家調之澤咸得與政而庠學之設名存實亡非如古者之必計其能也故右姓子弟出襁抱而享貴

爵一日用畢願學與不學在其志耳乃有自甘淪敗不圖樹立蠹美材而辜厚賞誠可嗟憤至於道義砥焉惟能者之所存非有布衣紈袴之異而彼輕此重也處約者慮深意滿者志肆慮深故能圖樹立志肆故善甘淪敗雖常人之情未足為賢材議然由此而立由此而敗者豈少哉足下家故相旌躬為善官退託窮約好學樂聞樹立於斯時也有日矣僕何敢置長短于鄙心也窮通不實于中毀譽必至於外而足下惜僕仕宦之未達

而自歎名譽之不彰此宜僕與足下皆不得怵其心者蓋非我營者吾不能知也如何如何窮居多故不時前謝具舟旦夕東下必造門為别不宣某頓首白

寄尹師魯書

某頓首上師魯十二兄去年春平涼之役官軍失利師魯時為經略判官兵事始末宜得其詳若耿傅者忠死而毀尤可哀也初朝廷褒傅以諫議大夫而官其五子於是浮謗興焉謂傅迫諸將進軍以敗行賞過厚某竊

以謂諸將多大官而進退之令宜有所從出傳之官微僅為其部督運糧饋於勢安能制廹諸將哉借使與謀於其死也不猶愈於臨危苟免保寵自安者乎然談者籍籍徒以私智稱度無所據依莫之闢也乃謁告還家造辭參政晁公方以西事為念稱歎没者之忠節因言耿傅始以書勸諸將勿輕進兵擇利而動諸將之議不一遂戰而没某乃以傳之所以死者明白無疑也道中作耿諫議傳報書一通寓於歐陽永叔比某歸京師則

見者多矣是非或參焉然某所以云云者非特弭傳之
謗抑亦為忠義唱也雖羣非無愧況有是焉者耶近聞
師魯著辨誣憫忠二文其辨誣一篇為傳發也雖未得
其書以觀而推迹其名之所謂從可知已或曰師魯於
耿傳同事西鄙相得甚厚不應作文以辨蓋類夫私與
者某對曰誠而無私君子之志也以嫌為避硜硜者之
為也誠而無私也者不以親疎置於其間惟其公而已
矣以其相得之厚嫌而避之反乃私也且疎者不知而

知者不言則死者之志於何而明哉或者遂解師曾居憂河南時某為留守從事始識耿君其為人材智勇敢固已推重若夫道義則交漸劘之今者唯義之恤而死焉不避某以是自疚於知耿君之為未至也嗟乎體節殊處適以招毀甚哉世人莫肯樹夫善也唐安禄山之亂顔杲卿陷賊支解中橋至死駡不休而小說者以杲卿前已向賊既而悔之就令杲卿始嚮而終悔何為仇賊之堅如此萬萬無是杲卿忠烈貫於幽明而埀之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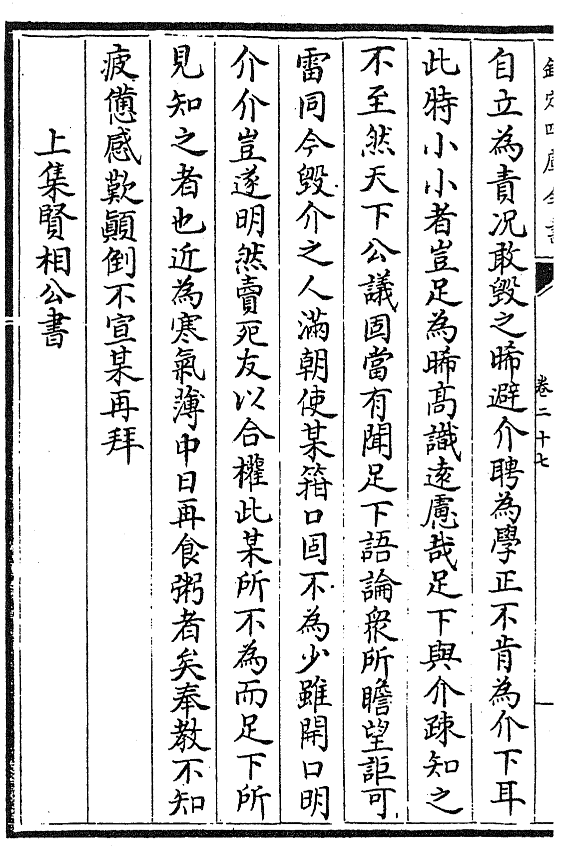
窮而好事者忍加誣之亦何種人也觀古人之遭誣常為之痛憤以親識其人而審其故得不為之動心也頃見師魯為耿君作其先君墓銘其祖蓋亦死國者今録其傳以往顧增補之并辨誣篇還以為貺幸甚幸甚不宣某再拜

答趙内翰書

某再拜叔平内翰七丈足下伏蒙示下衆薦黄晞奏草晞閩人與之游甚久以書自喜不茍於人誠高世懷道

之士足下薦之于朝庶乎盛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為晞發也然其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不直為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某以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衆毁叢至原其所以為心欲君側無奸邪人人為忠孝百姓無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修誠立節之大略也所牴牾者夏竦黨輩耳一

旦介去朝奸人巧偽百端構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天子聖明辨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饑餓而死幾斲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已見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死且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於後世乎昔介之存某以同年進士凡事而友之自介之亡未見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敢以苟容無所



自立為責況敢毀之睎避介聘為學正不肯為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為睎高識遠慮哉足下與介踈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下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毀介之人滿朝使某箝口固不為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明然賣死友以合權此某所不為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為寒氣薄中日再食粥者矣奉教不知疲憊感歎顛倒不宣某再拜

上集賢相公書

十二月十七日某再拜上書集賢相公閤下伏自閤下入總台衡天下慰慶況素辱公知遇者然不得奏記左右以導懇懇蓋私門多故以至是耳公之為相伏計進說以助聰明不可勝計高論者不可為為之無成卑論者不可用用之敗名惟是二者稱量世務因事有作正當今之急要者伏惟留意某自六月去都至南京遷喪長子尋以妻室病患道路就醫處處留滯至衢州比又喪亡半年之間再罹凶苦生意幾盡上願慈親年餘八

十强安神情以悦老者昨自開封府以母老得請便郡
經歲猶未到官某有所慮者恐朝廷因有差除而明公
不遺姓名或有移易某母親年髙矣鄉土去京四五千
里侍親而行則不可委親而行又不可設有一旦之命
適足以趣某退隱也又念食禄理無自由思欲歸休以
奉晨夕生平不能為生無田可耕仰俸自給以供甘旨
捨官而養遂為窮人儻台造為之守郡便安而不移則
重賜矣設或聖人尚記犬馬而公以此開説當亦可解

下誠區區幸冀財悉不宣某再拜

修太平驛堂貽鄉人書

太平驛當吾里中南走泉漳廣粤里人之仕宦者還家與之官莫不說此然舍館卑陋牆牖木腐相因補治數十百年某初為漳州從事慶歴中以諫官商度鹽利尋知福州遷轉運使及自泉移福往来數四唯是鄉邦父師耆德率相過從堂房之隘不可以少留前無廳事不可以修集會之禮今年知縣事大理評事許君杭乃新

廳事而堂室仍故葢調民而作有簡書之畏某謂鄉人之已仕與業文學而未仕者相與完之異日往還使其中可以休息其外可以延賓親其庭可以陳旌戟而鳴鼓角斯亦吾里之佳事幸留意焉至和三年六月十八日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新授知福州軍州事蔡某書

答歐陽永叔書

某啓蒙書以集古録序見託書之於石集古之勤且十八載而得千卷并包夷夏數千里行歷周秦漢魏以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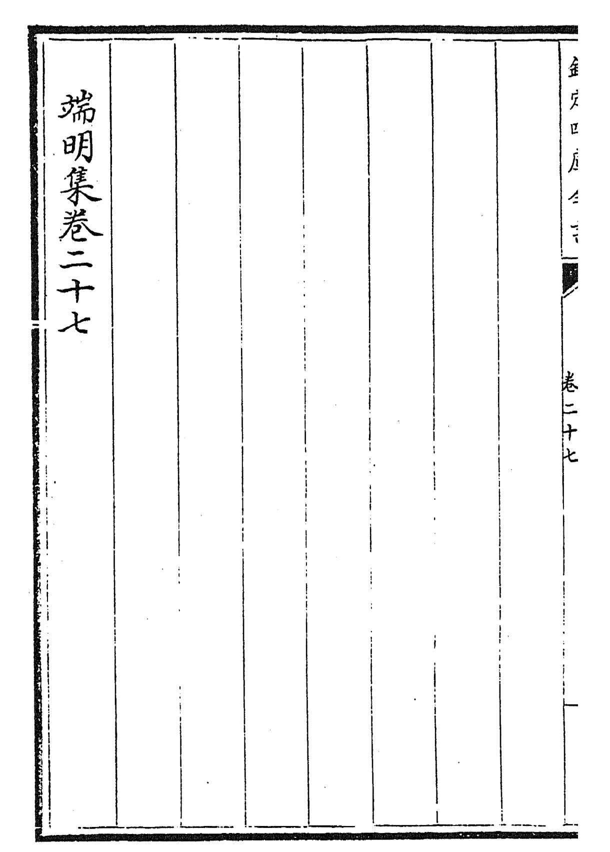
數千百年賢聖功業賊亂事迹往往史傳之外證明僞謬其於所得之多雖勞有益豈特比於犀珠金玉世人之所欲者以永叔之文章與所趣尚舉而行之極於不泯豈假書字之工而後傳哉然古之碑銘植表亦有以書而傳者觀其人莫不勤苦畢世乃成其埶某之所能特淺淺者爾鄉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宫寺題榜世之人豈遽知書特以上之使令至有勲德之家干請朝廷出勑令書某謂近世書寫碑誌例

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某非以書自名而取髙譏以不相知者以利見臨也葢辭其可辭其不可辭者不辭也如公之文與所尚誠得附名篇末以永其傳兹其幸也其敢辭焉不宣再拜

寄歐陽永叔書

月日孤子蔡某泣血言某罪惡深重不自死滅延禍先妣護喪南歸指日待盡猶以葬期尚在中冬所存餘喘

以哀號于公之門下幸垂聽焉夫喪者託事也又欲永其傳焉必有誌銘若得鉅公文之今世榮之後世信之是歿者果有傳而生者果可託也母氏孝行聞於鄉里約素而嚴諸子甘貧而自力仕宦無過皆母氏之訓也三十年禄養今其已矣鮮民之生復何為哉適以閤下整臨近輔居有間日誠能輟一食之頃紀其平生以為哀苦之人罔極之報則恩德莫加重矣謹録行狀一本上呈可否惟命不次某泣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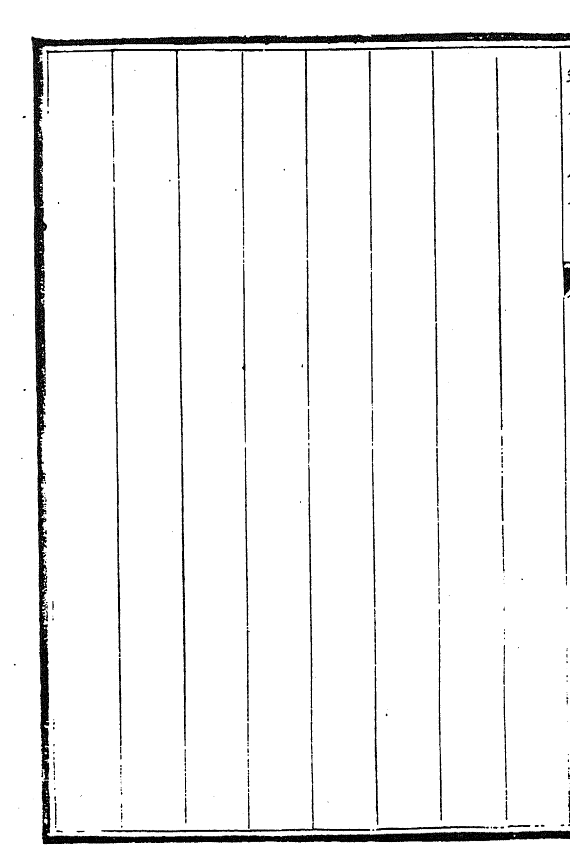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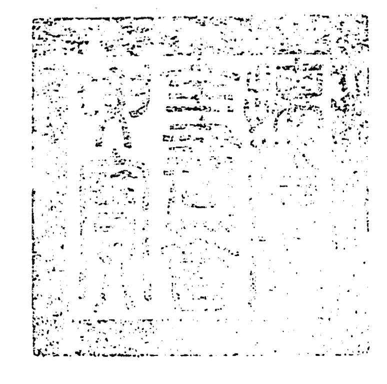
端明集卷二十七

謹案卷二十六第十二頁前五行遠近之情若斯刊本斯訛思據别本改

卷二十七第十四頁後二行本務大體也刊本務訛無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四行然古之碑銘植表刊本植訛桓據别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録舉人臣鰲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端明集卷二十八 二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二十八 集部

端明集卷二十八

宋 蔡襄 撰

記

羣玉殿曲宴記

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幸天章閣召輔臣近侍出太宗游藝集眞宗文集以示之又出瑞物石之類五一曰趙二十一帝二曰眞君王萬歲三曰天下太平石本如拳皆隱起成字四曰石佛像石一面平有黑理如

浮屠像五曰軟石狀如界尺可長五六寸持其兩端而曲之木之類一不知何木長一尺許中分之白質黑文曰大連木竹斷兩節直剖之雙紘屬其上下命曰君臣合歡竹龍鳳卵二龍卵可容三升鳳卵可一升皆中空以黃金飾之為瓶狀金珠之類四生金山一重七斤十四兩嵌嵓峭突有山狀丹砂一重十二斤八兩色黑若鐵間有芙蓉頭七星珠一徑寸之四分有北斗星丈旁出輔星皆隆如粟粒褭蹏金三漢武帝詔所制以應祥

瑞者凡一十三種既已移幸寶文閣親書飛白四十餘字遍賜羣臣遂宴於羣玉殿是日名香珍闕金縷綵花皆自中出宣諭以太平無事卿等盡醉乃索鹿頭酒易以大杯丞相韓公得金蕉葉一引空杯上舉醆以屬曰可更飲否又引一杯上喜甚左右顧令盡飲恩意隆厚伏惟陛下臨御天下四十一年宴享之勤未有如羣玉曲宴之感羣臣感激際會咸進詩歌稱詠其事明年正月八日翰林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權三司使臣蔡某

謹記

賜御書記

天子即位之明年建仁宗皇帝别廟於景靈宫三司户部副使張燾修奉九月三日御篆題榜曰孝嚴之殿命燾𬆞摹既成即以其本賜之伏惟陛下思慕孝烈躬洒宸翰豈特以字畫純厚勢力端勁高出前古以為美觀蓋所以昭示孝誠於外而令臣民瞻諦知天子念親之深追逺之謹如此其著靡然而化者也燾以職事首荷

恩賜雖丘山之冠無以喻其重傳之子孫為盛時之榮遇也三司使給事中蔡某記

新泉記

功不益於世望不㥕於物抱美而淵潜者葢徯昌于時期大於人而已徯得乎昌期得乎人則益世之功㥕物之望固不加少若新泉者斯之謂耶予頃年求薦天都道武陽之西鄙暮抵遽廬時適新憂思以綆泉煑茗招神宅府而所居之民啜漿熟饍日汲溪隅之水帚遺而

溝洩者有之足滌而靣沫者有之則鄉之絕泉之發莫有所壓焉循溪而下巨石盤亙有罅然中斷者平沙之間泉竇如流縷潤數咫若披而決焉若培而浚焉激乎渾然止乎窪然甘出天味清鑒人骨芟莪植枳且償昔意既而莫知其為瓦礫之遂堙乎為罌缶之給用乎五年于今矣不意解官就道迹追舊賞所謂新泉者甃石以環植宇以覆居者行者且引且酌徳哉泉乎獨曰惟其時乎則日遷稔革孰泉之顧獨曰惟其人乎則氷瑩

玉潄孰泉之有泉莫克明予得肆辨間使弗披而决弗培而浚誠有甘出天味清鑒人骨兹焉之美適以下滋蟄蚓之壤上沃棲凫之莽豈復居者行者且引且酌之為利哉且夫崒天之幹惟工之斧劃玉之鋒惟工之砥物莫不然斯亦固然予倡厥初是為新泉記云

遊徑山記

記徑山之遊臨安縣之北鄙直四十里有徑山在焉山有佛祠號曰承天祠有碑籀述載本初唐崔元翰之文

歸登書之石今傳於時云始至山之陽東西之徑二登自其西壁絶襟繞轎行少休松檜交錯盤折蒙翳尋丈之間獨聞語聲躋稜層披翠倩畫十里許下視来逕青虬蜿蜒搏嵓騰霄且及其巔峽束洞隱幾不容並行已而内括一區平林坦壑四面五峰如手竪指一峰南絶卓為巨擘屋蓋高下在掌中矣其間小井或云故龍湫也龍亡湫在歳率嘗一来雷雨暝曀而鄉人祠焉者憧憧然環山多傑木緜杉翠樫殆千千萬萬若神官蒼士

聯幢植葆駢鄰倚徙沈毅而有待者導流周舍鏘然璆然若鑾行珮趨而中節者由西峰之北數百步矻然鉅石屏張笏立上下左右可再十尺劃而三之若川字隸文曰碣石嵒其石甚神並傍巖被谷脩竹茂密嘗以契刀刻竹兩節間成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字云爾由東逕而往坎窞為池游魚曠空其西逕東折蹴南峰領胝之間平地砥然盈畝而半偃松一本其高丈其蔭四之横柯上竦如芝孤生松下石泓激泉成沸甘白可愛

即之煑茶凡茶出北苑第品之無上者最難其水而此宜之偃松之南一目千里淅江之濤可挹越岫之桂可攀雲駁靄褰狀類互出若圖畫蟲蠹斷裂無有邊幅而隱顯之物尚可名指羣山屬聯呈露岡脊矯矯翦翦咸自意氣若小說百端欲聖智之亢而不知其下也臨觀久之魁博幽通之思生焉古人有言曰登高能賦可為大夫旨乎哉予於斯見之矣曷止大夫之為也大凡言之天隣地絶山回物靜在處神巧舉可人意雖窮冬閴

寂未睹夫春葩之榮薰風之清秋氣之明然取於予者
猶在也既歸無幾何而曩所歴者重鈎複結無一見焉
追而言之若覺而言夢使人悄愴而不知其自也同遊
者建安黄埴君度岳陽朱師德宗哲又君度之姪曰子
常子美甥杜沂皆從遊其前與謀而後以事巳之者朱
宗哲之凡師道希聖杜沂之父叔元君懿揭陽盧幾舉
之三人莆陽蔡某一與之善惜乎不及俱也書所經見
往貽之人一通嘗刻竹兩節間之十字其遊之年月日

也

通遠橋記

隋都洛陽旬城封地以為苑囿唐全盛時距城西絶轂水治兩上陽宫梁其水以通之益修臨幸觀游也館回繞幾百里禁民無得至者自天子在汴河南為别都悉弃故苑圃地與民耕而為田復舊梁以達東西道焉轂水發源甚近於其常也特漸車之瀆然北並山阜乗積雨支流之勢湍注益悍雖鉅木叢貫而力不堪植漂浮

判散行者艱濟即又新之雨輒復壞若是歲或再三焉寶元二年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常山公既涖河南視民之所以利與其所以病必興且置之物制事辨罔不修舉其夏穀水敗橋公曰道吾疆而有病涉者孰使然耶吾思懲數勞而圖久利無所事木必伐石為之乃可於是命三班奉職勾當橋道司王懷吉專董其役復以內侍高品監修大內任修已府推李昭逄總其區處考規度商功費謹財用庀工徒罔懈以力始作於八月

丁亥迄十月癸未以既事告公謂某曰橋抵宮城七里舊以七里為號今新矼益壯大子其擇所宜稱者名且記之某退而次其道所從来蓋西屬于陝達于秦雍盡闗中地方數千里又西南踰襃漢通巴蜀其王官之奔職邦士之修貢傳郵之將命商旅之遷貨若方外羌夷荒忽之域涵澤而内附凡東走京師以往来者車畜背負蹄軌相軋莫不出此逺哉其為利乎請以通逺名之古諸侯國咸有史官事小大悉存於簡冊魯新作延廄

而書之春秋蓋無不録也後世州郡無以紀事職其官者有所興治非特識焉則泯昧而不傳焉某謹載其實揭石道周異日職方氏訪通遠橋作之所始於是乎考十二月二十五日留守推官朝奉郎試大理評事蔡某記

導伊水記

伊水出伊陽縣西南山北流至闕塞析東會于洛自闕塞治渠釃水行一十八里以貫郡城伊瀕大山屬聯數

百里其生植深遠無窮多材木林竹薪蒸橡栗之饒歲取之設方泭以載浮伊而下循渠引行萃于城中物衆售平人用賴焉其後渠廢水涸昔之可浮而至者悉載且負久之莫或復也寳元元年今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范公以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居守西都首圖伊渠之利乃命知河南縣事尚書虞部員外郎王益恭右侍禁皇城巡檢李昭慶迹視其故計費度功以三班借職監竹木務劉信河南主簿歐陽昱總庀工徒秋九月二

十七日始作冬十一月十六日役休納石竹落以障大川更起隄防壅其來勢及城且五里洛渠横前不得絶其流而度編木為槽承以石趾架而通之向之載負者復捨陸而浮矣官寺民舍往往支取其饒溉注園池碾磑為利滋博其年公持節守邊明年以書語某俾述渠以遺後人庶完治勿壞某竊謂近世官守亟更易無常處所臨之郡官稱姓名適在人耳目則又罷去雖良吏勢不能施發德惠積染風俗之久而必從三年而遷視

其地與民置之若遺迹非志於民者孰去而思之耶公方專制羌虜蚕夜設方略審機勢以攻取決勝為事今乃勤勤洛人之利而不忘可謂志於民者矣二年十二月日留守推官朝奉郎試大理評事蔡某記

白波發運使廳壁記

唐開元中裴耀卿建言瀕河設倉廩治舟以漕湘衡吳楚淮泗之粟水行數千百里浮鴻溝達河泝渭以食長安用是國富以強其後劉晏修舊制費益損而力益贍

號為材能自天子居於大梁南方之饒萃而不西乃取
關中地水以東下而三門白波河陰咸設官莅治發運
之職其治白波者增使名而重之金部員外郎陳君既
總使職凡邦計之所賴貨財百物遷徙上下必精思以
行之故事無留者因視其所治介於河洛之間南北有
嵩山少室天壇太行羣山絶特之美遠近環合登臨而
觀之可以娛遊而宴處於是累高以為臺誅榛以為圃
植宇聯屬互作佳致圖誌記書盈溢几案官事且休日

出其下彷徉而自適夫治繁而簡者其中有餘以靜而動者於外無累君處尤劇之務而未始離乎淡漠其為心也豈不裕哉

謝公堂記

副閤舍人陽夏公天聖中通判府事首議以河南天子西都學館宜鑒唐故事建名比上京遂請易其號為國子監延致舊儒講解經術以教學者公雅以文重於時又躬與諸生立程準評辭章每更品目聲聞輒隨而上

下咸益奮厲業成而登仕者比舊加衆自公捐世諸生日相視嗟感皆曰孰從而求導予者既又曰逝者不作而思者無窮昔後魏劉道斌治常農修建學校郡人追繪其像於孔子祠唐楊瑒為國子祭酒其徒即而立頌稱載休徳今或圖公像於學以厭羣慕不為無所則乃疏其説於府而遂圖之以時禮焉公氣和志直内外修明文章謹於法度敘史體述制命尤為深約典重臨事通敏雖衆所難能論致公前立斷可不可已而皆宜設

於政治依放物情裁以教義故所至令順而民懷樂推進人善器其所存不强其力所不逮士無賢愚一造門下滿意而歸議者以公材全而德感使且貴顯必霈然大施嗚呼享年之薄天下所以重為之哀悼況洛之士民親就而薰者於是舉也宜矣公諱絳字希深以寶元二年十一月終于鄧州春秋四十六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留守推官朝奉郎試大理評事蔡某記

安州孝感縣井記

闕陽君闕始作安州雲夢尉自以事辨治如何豈闕

官闕為闕乃屬精舉職慶歷元年今資政殿大學士

闕右丞范公時將其州表君才能移孝感孝感之闕飲

旁瀆若歲雨潦溢没者嬰缶顛道寒闕遠難致君至

則令其民曰吾將井以闕者百姓奔譁皆曰能是瘉

我病矣相與出雇錢陶塼治傭以須君為之相所宜地

發之得泉甘美其年夏秋不雨土膏乾燥他水日索而

泉出愈甘源來無窮民益異之又相與礱石乞文以識

其始古有廝陂渠敎農種殖貨財或功利饒於人而資於國者前史書志皆特載而詳言之以法于後以君之智力使有能知而用之者盡所謀為則功利一時其名氏宜得附書志以顯徒井上銘耶然慰之闕 莫得自効因井之利而紀之以永其人之思且君後果用是以驗云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記

臨安海會寺殿記

杭州臨安縣海會寺梁大同中始作號曰竹林及五代

正明之初吳越王又新之王縣人也少嘗往來里中困甚

已而跨有全吳名貴地大私念所從來豈非陰有相我者

耶且竹林最得山水佳趣因大治之益廣前制當是時吳

中浮圖居雖百千數無是倫比大中祥符間例易天下寺

名遂錫今額天禧五年冬十月火通夕而墟其徒散去摠

持僧有明顧思惕然以興所廢為己務每說於衆曰吾

師之法或資於塔廟福報之來稱其所出今殿適謀始

而大家力饒不能厚施異時名氏不齒篆載反索氣于

後人其可予於是臧仁俊張從實先輸而唱之又從而和之數十百人以圓監元一臧張兼筦度材礱石堅汏階級之役積費錢三千萬役一十年而後已既成列像其下鼓鐘其中會合邑子而落之墟者復庇而散者還集昔錢王以一國之資基之於前而有明以一己之志繼之於後可謂能且勤矣慶歷三年正月十五日記

福州修廟學記

關

地險而壯福州之治尤据其勝勢為

東南一都會其風俗尊嚮儒術唐之支盛間有重人薰漬
劘刓日以滋衆然庠校之興前無著者自五代錢吴越王
制專甌治分子弟以莅之乃作新宫號為使學本朝太
平興國中轉運使楊公克讓始立孔子廟以奠春秋景
祐四年通判謝君徽權職郡治遂表建州學仍請賜田
五頃以久衆處詔書報下謝適罷去逮范公亢許公宗
壽更守此邦參擇曹掾之能者黄中方嶠繼任其事商
工度材歷五載而大備公帑之泉計費千萬植守之楹

總數六十中設孔子與其徒高第者十人像又繪六十子及先儒以業傳于世者皆傳之壁曰九經閣以藏舊所賜書曰三禮堂以圖輿服之制祭享之器黌舍齋廬旁翼兩序庖次井飲百用資給今尚書都官員外郎沈公之來入而拜出而嘆曰學成空不居無以育賢才而起風化乃與監都太常博士陳君議增美田充所賜數迎舊儒敷解經術又立比業準程羣居約束揭為衆則以俟官尉吳及兼總之於是遠近學者靡然從慕初公至精

究疾獘繩治强豪人用震臯旣而譬曉士民教之六藝以是知公摧兇枿而培善本威與惠并施有所歸賴更口滕道厲戒幼小無或失業咸願刻文于石垂延久後遂相與来請某為之記已又作詩曰於戲生民角翼者羣上聖有作才治人文執道之中立世之紀厥後迷謬乖離本始躬服儒方偶媲言詞專用干禄乃文之疵入齒王官出知法令不失有罪乃政之病然於當時咸著能名使二者失由學弗明學斯謂何忠義悌孝政斯謂

何禮讓風教譬如大呂量入千鍾侖石百數罔不兼容在學於政先其大者言詞法令進修之假唯州有學邦君實謀驅汝閩民来處来遊象圖嚴嚴記書整整衣冠肅雍室廬閟靜孰為人父敕戒而子往焉問聞弗往攸恥孰為人師啓率其徒開陳統要罷詘巧誣墜舉廢興屬於繼承益完勿圮惟賢者能

葛氏草堂記

葛君公綽即其居之東園植竹檜果花幾萬本又因其

高下以為丘池疏渠行水於其間冠丘於亭跨池以梁作堂其中可以安處而遊息焉予嘗過之公綽指而謂予曰宅於山雖有嵓壑靚深之趣然以人遠欲從賢豪遊不可得也至於都城雖與人近然俗塵時溷人意欲自親邁不可得也吾不晦於山不汩於城堂中儲書數百千帙先生當前子弟羣植考經義之微咀文章之華如是者吾所以學為業也若夫花飛而草長竹陰而泉鳴蟹魚果蔬俛仰掇拾登臨據倚醉歡笑歌此吾所以

從賓遊也賓既休矣蟲鳥幽幽樹林暝色而烟歸荷芰泛光而月來此吾之所以閒燕而自適也若東園之勝吾專有之吾無負於斯矣予謂之曰子之尺子雅君而下皆以文藝中科走官四方子之詞業日益新又將仕矣然則所謂東園者殆與仕而老歸者為謀子安能專有之而且不負也皇祐四年二月日記

杭州新作雙門記

杭州二浙為大州提支郡數十而道通四方海外諸國

物貨叢居行商往來俗用不一自錢氏專有吳越治兵蓄財日為戰守政出臨時朝廷除刺史以來蓋八十年其風流治迹有足稱者要之起廢變繇習斯亦難已至和元年資政殿學士給事中孫公自樞密副使來撫是邦六月署事曰此吾故鄉也敢易治之廛里之税歳糜中産餘二十家為之籍其地而出其貲市賈謾欺取予不均為之正量衡而一之富黠倚强蝕貧誅利為之索其黨而逐之盜俠閉蔵出没無常為之根株而去之

俗尚浮屠歸施無節嚴以約束婦人女子潔廉其行寵以衣珥高年舊德或復諏訪數月之間所部遠近莫不竦動迎向公訓公知衆之已悅也隨所譬諭勉之於善秋八月語其僚曰諸侯臺門以高為貴蓋以尊天子所命而示等威也昔錢氏於山阜為治所而雙門置縣木錮金鐵用為敵備今方内統平吾為守臣於以導化而流澤每大號令從官屬陳兵校會州之士民即門首張次班列而布宣之門圯而地狹又非禮制豈所以重方

面之體乎吾將易而新之即以其說謀之轉運使資以羨錢又詢之於民良家大姓願以力助於是商其用而裁取之凡金埴竹木之材必可其直壁陶蓋梓之功必當其傭十一月甲戌興作明年五月訖工十有五日壬申合樂燕飲以落之至於下邑旁郡𢹂扶老穉闐溢郛郭相與瞯聽指是巍然者曰上之命令由是而出下之情偽由是而入一有不誠重為門羞吾屬戒焉是年某出刺清源州人遮余而言曰我公之為治固有聞於執

事矣始者革弊屏惡人畏其明已而拊養緜悍教勑子弟及其治成井市童兒不收落錢田豐海熟人得其職公作雙門我實與之公歸有時我思無窮願爲紀所作之始而刻之石庶幾傳之子孫益遠不忘初公定邕廣大冠還請莅杭上以其能讓而不伐中道召司省密未幾以直議不能與衆合遂伸前請至則厲精夙夜決事不以宴息自處其忠義進退之節與所施爲若千里之績固不足書然州人過余再三稱頌懃懃不書無以慰

其志九月二十日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新授知泉州
軍州事莆陽蔡某記

亳州永城縣廟學記

孔子之門人顔淵最為高第其稱之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二過昔之所以教人與其所以為學者類斯道爾孔子沒其書傳於後而學者繇其言以之道顧有不至者非道之遠葢利汨之也戰國以材智相傾士以儒文其身而挾其私術趨時嚮利獨孟軻荀況顓其所

守而不屈於當時漢以明經射策六經之徒自名其家顓務師説是非或戾於大中然決大事尚傅經以正其義故其治迹文質有可觀者由漢以來曲褒孔子至列王爵而廟郡縣奠其春秋用尊大其道以勸民學而取士之路以宏詞為進士以數字為明經中其選者相躡為公相顯榮天下天下承流其徒以千萬數至不可勝計其師弟子皆以仕進之具相從幸如博奕尚入科則禄士或以孔子之教人者倡於其徒則為窮師以顔子

之所謂學者學之於人則為窮人數百年間雖大賢功業班班見於史載而其風化之美不臻於三代之隆蓋其源流異也亳州永城縣孔子廟居城西隅庳陋不完皇祐四年大理評事杜君誼知縣事杜君以孝行聞而治民有誠信以謂均賦徭辨曲直剔姦蠹興美利斯材吏之易能孰若敎明以善道而使漬於仁義乎明年出奉泉遷廟於東南直汴之陽作文宣王及兗國公而下十人像籩篚之數率據典禮又旁廟設學舍數十區將

以教育人材於是縣人之為學者各以其力相之冬十二月廟學成杜君録其本末以來請文予謂居其舍者師若弟子皆知其所以為學之本勉而求之能以是治其心而立其身所謂進士明經之術者庸有不能民嗚呼瞻於廟游於學以思其道斯可謂之學矣舍是而言學學斯為利學其利乎斯下也已

修驛記

興化軍仙遊縣太平驛在唐為風亭館事載皇華四達記今門

有新題而鄉俗猶名其舊蓋所踰来久矣嘉祐元年始作廳事六月某自泉移福詒書鄉人共完堂室二年再臨泉州時殿中丞知縣事閻君仲甫来見行舍曰此吾所治也於是上葢旁立不完與正者易之闕廉隘狹椽甍朽缺者去之治材於公民不知勞旬月而大備使者行部王人乘傳之南者以舍息便安之美為言予嘉邑大夫能修其職適事之宜又思自幸於東歸也與夫鄉里有徘徊之頃實被其利斯可忘哉因取詒鄉人書兼

載所造列之屏著之側昔人鄅亭不修見譏前史唯事毋小乃攺之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莆陽蔡某記

萬安渡石橋記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累趾于淵釃水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職其事者盧錫王寔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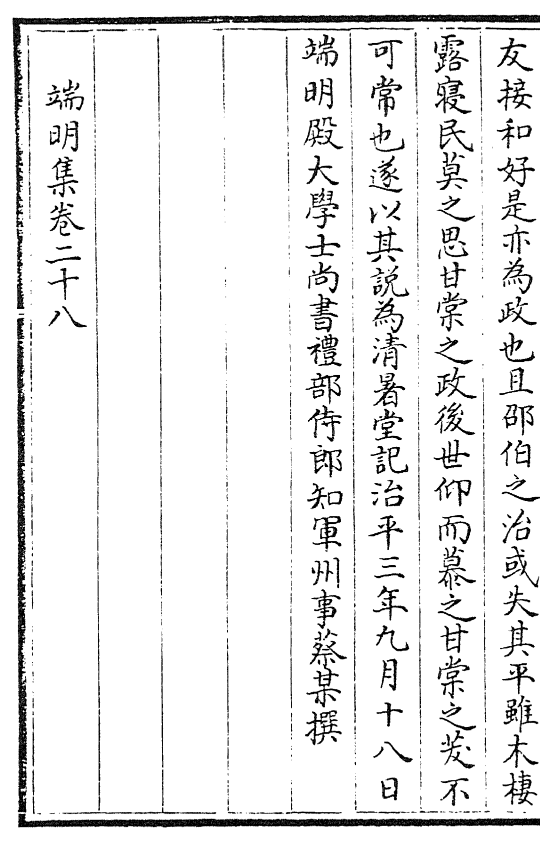
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莆陽蔡某爲之合樂讌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繇是出因紀所作勒于岸左

杭州清暑堂記

京師東南千里入吳越杭於吳爲一都會其地傾而屬海又多陂池以故善溼方春夏時梅雨蒸鬱礎甓皆汗披纖衣覆大厦猶鼻息奄奄不得曠快非有高明之居曷以禦之於是清暑之堂作焉清暑者看貿州廨之左直

海門之衝其風遠来灑然海人日以決事佚而忘勞至者莫不悦之或曰昔者邵伯将營邵以居重愛民力暴處遠野廬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百姓思之作甘棠之詩以美其事今斯堂也度面勢揭崇宇前有江海浩蕩無窮之勝潮濤蚤暮以時上下奔騰洶湧蔽映日月雷震鼓駭方輿動摇浮商大舶往来聚散乎其中朝霞夕景不續而彩翠旁走羣山濵山而湖崖濂瀰漫并包鉅澤岩岫崒峍圾乎江漢之上蒼烟白雲少頃萬變茂林

香草冬榮不彫此所以娱君之視聽也及夫夏日此室
頎㒵方且披軒闥據高涼放蕩於無何翺翔於至極蕭
然而自適或賓從環次鳴管揳琵醲酒均餌歌呼瞋醉
此所以懌君之心意也於民乎何有豈不與昔人廬乎
遠野者異哉余謂之曰唯人之情不得其適則慌然余
於是堂也愈吾疾亦於是休吾心焉體康志寧然後究
民之不至而教之度民之所有而用之去其所不願就
其所便安如得其本於爲惠也亦大矣乘其閒也燕賓



友接和好是亦為政也且邵伯之治或失其平雖木棲露寢民莫之思甘棠之政後世仰而慕之甘棠之茇不可常也遂以其說為清暑堂記治平三年九月十八日

端明殿大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軍州事蔡某撰

端明集卷二十八

端明集卷二十九

宋 蔡襄 撰

序

御書碑序

皇祐五年秋陛下以眞宗皇帝奉神述再刻之碑親縢篆額勑臣模寫終篇既成奏御蒙賜臣御書一軸臣輒刋頌章上述旨義又辱奬詔明年春刋本上之特賜臣母仁壽郡太君盧氏冠帔臣歷考故事未有列官侍從

而宸毫賜字不緣名品而象服及親獨臣恩榮前無比例伏惟陛下性資孝誠覆養萬物精通經誼游適藝文矜優高年原本慈惠每覩先帝睿文若臨宗廟志容必盡親勅題顏恭記一十九字念恩勤勤以臣得與翰墨之間探春秋褒勸之法稽虞書謨謀之義神筆飛動妙入無迹敦尚老老推及臣親日月之光下燭幽昧蓋繇陛下根於仁厚而形於政事豈愚者之慮所能誦道哉竊念臣出入省闥向餘十年其閒居言諍觸貴權所以

獲全而器使之悉賴天聰今兹忝冒重疊莫知所為謹摹御書及録奬詔鐫著於石臣所獻詩幷亦附見傳之四外垂之萬世非特徼臣之榮遇抑亦興朝之盛舉也至和元年六月二十四日朝奉郎起居舍人知制誥權同判吏部流内銓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蔡某謹序

興化軍仙遊縣登第記序

閩粤自唐歐陽詹始舉進士以文章與時聞人亢聲名為世所貴重後有慕詹者繼以仕進及五代亦世世有人

焉然文氣愈衰薄無能與詹比者宋興復以文辭官人四方學士緬然而起其以名聞南方者鄭成之其尤者也為道專一使詹且存或有所推以先之其餘為名進士歷顯官日益加衆與化軍屬縣三仙遊繞為中縣然鄉閭右學後生不儒衣冠不得與良子弟齒歳時即先生舊德以指授經術其為詞章相與講導鍛成一律進取科第若逢蒙之射而陶朱之賈其失中而莫售者鮮矣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舉天下郡縣無有絶過吾

郡縣者甚乎其盛也哉然古之仕也取人後之人也求仕取人者宜而器之行與能前仕而可知也求仕者唯其才與科合則中焉行與能仕而後知也夫學者豈特屬文辭苟仕官哉是必先乎已立而後澤於人者也開封掾廖君悉記縣之登第者姓名等級若年月日距今而上斷某年以來碑刻諸石而植于孔子堂之西偏來者得以嗣而書焉予知後之升孔子堂而觀者必擿名交議曰某者之為人也德與位宜焉或位雖屈而德伸

信乎其吉士也又曰某者之為人也其德不有加而其位過之或膠戾著焉信乎其非吉士也苟非其親與仇善惡必明是其來觀也既嚮其善者而病其不善者使之一日載名其上必能思而畏乎後人之指數吾名猶吾昔之指數前人也率以是而自勉歟廖君潔志尚古又務勉人於善將記以某有鄉里之舊屬之碑序其事某既道其所以非敢專譽於人亦將以自省云

七石序

雪山僧惟正渙然其居淨土之西軒有七石皆因物象而名之其曰麒麟俛趨而遊曰仙䰍渾礴自如曰孤鶴引吭開喙若戾而遠視曰蒼鷹竦翼將擊沈思而在曰飛泉碧玉瑩澈素練斜落曰屛風高丈而半廣又半之曰四面其東當楹竅洞牙櫱西南北亦如之渙然極嗜而無厭予嘗與寓覯焉渙然指而語予曰我為釋氏學洸洋無羈樂此居而留者今僅十年以事入旁郡中道思之輒罷歸石乎其亦累我耶然每至其側叩之言不

聲而默告之遊不從而止我亦默焉鄰而居焉忘彼之
石忘已之我兩皆忘焉石乎亦何累於我哉予於是知
渙然甚自適也乃臨石而問之曰天巧神知而寓爾形
耶其亦槩陶均冶而脫然耶爾之淪顯將弗然耶其亦
猝不知其所以然耶名爾以器以物爾其眞器且物耶
其亦不為器不為物耶盍為為礎乎以支明堂太廟之
楹使長而不危盍為砥乎以礪豪曹釬鈠之器而使妖
回沮屈薦之闕乎以序齊民之法寘之梁乎以利艱涉

之病剞而研乎以修明乎舊則伐而礱乎以登合乎太和瑱而紞之以翳乎譏搆鏃而矢之以殄乎驕諄如是者皆能為之乎不然徒以窪突利銳喜人之目何也顧之有為去聲石言者曰無何也始謾我以名又訹我以用名與用亦時遇爾我自守而貴者天質也異夫工者鐫磨鑱鑿之為之也天成之質可不貴乎涣然能詩善草書猶是石之貴乎天成也予甚愛其言舊聞華亭有畫工年七十餘而筆愈遒能致其人圖此見遺亦足為洛

中燕居之一適也景祐三年十二月日序

送王勝之西歸序

志於道者其所以進之之心皆然而其所以為之或異者豈明有所蔽歟夫意氣廣大者善遺俗而剛介者善仇世不視世俗屑屑走趨勢利作僕奴女子態狀羞不可近反高伉脫去以矯之往往縱肆自亦離道或非之則曰不世人之非而吾非吾豈勢利汩哉雖然其所以自高者乃甚下也前有人焉其心安於仁而其發適於

中宜力於其間以求至之與否遑暇與世之人準輕重而度遠近吾未見乎自處之重也今夫衣帶食飲韋於人者無異焉幸而是非好惡之明有以過之有過之之明而不能急歲時以修其性豈不暗於愚者愚者無知莫强其力知者或隳何從而作也予之不明用是說以省予中者久矣於勝之之行輒進予之自規者因以告之謹序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唐末失御外方將帥臣閫釁輒發籍土地聚貨財招俠慓勇士務剌蹲爭鬬以為强甚者格弛天子法令專逐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寖長梁朱氏卒乘此勢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由是廢興武人綰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祀若提持食飲器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人上躬儒者俛首隱舌不復奮起開說古先王治道而為之節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既平四方追鑒前失凡持邉議主兵要

内宥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為之任武人剗去角牙磨治平聲壯戾妥帖處行伍間不敢亢然自校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嘉自樹立玆有西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愜焉予覵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是而為心唯國之計而微躬之念事罔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送張總之溫州司理序

提封千里民堵萬區加其上者獨太守耳守之責無已重予曰不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怨刑者甘心遂理官之責可予曰不奪則責之可也凡縣邑之民事不得其平者則平之於尹尹之不能平及事之大者咸得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立決之其大者下于理官理官得以考其情而弃之殺之故曰守之責不若理官之重然理官之責甚重而不得其專官有昏耄柔懦則

事萃而下有偏怒竒憐則舉手左右有狹中矜敖則務
手簡㫫日召而前頤指教勑迎合其意則喜違之則怒
至有鍜錬遷就而為之使寃者不得吐其臆鞫者不得
畢其慮故曰不奪則責之可也使能者為之期止於是
不期於奪然每一事之下審獄具文詣于從事謀于監
郡上于太守而又質之掌法者若文不比因不直則移
而讞之衆皆可焉班而署之然後乃得已矣若是積三
歳而罷歸其勤亦甚矣總之力學修文行之廉厚復為

理官使主郡者賢明不奪則其責愈重總之宜何如為心哉夫與鼓瑟者游而言操刀之事則言者之過也總之于行不敢揩異事以規謹序

送史照赴邠州幙序

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載之漢諜最為警語某竊謂陸生一時之辨非極論也夫將相者文武之事若手足之左右捨一不濟副二乃適豈待乎安危而注意哉必安而後相必危而後將譬諸橫舟中

流指山木以為讖曰不殆者豈謂智乎苟有不然借今以為喻國家奄宅大區文昭武震蕃酋繼好諸侯順命然而天子移慮生民歷財者豈不與邊兵乎四方大本在於邊精卒良械遍實除墟方輸里賦徑及天下而四十年間卒老于屯伍械弛于戲樂司是者封羊釃酒醬以離愛國舉異禮必先計兵閱府庫委金帛而均施之乃至反脣相稽圜目相視較分銖薄厚曰我固當得也將恩而不威兵驕而不戢時之深恨近年巳來北諸侯

愈難其選或取文儒加武號而長之大抵尸之謀而正者則為長利推此而度之天下雖安將可忘乎將不可忘則陸生之談謬悠也果矣某嘗欲北遊以觀邊事勢不及往而中煇受邠諸侯之署今行矣當世之首務四方之大本可得而知也於是朝之文士咸作詩以寵其行莆陽蔡某文曰送史從事往邠州序

送郭學士序

自某来河南去家遠甚親戚之好無一在河南焉者舉

河南日與之游者又未嘗有交言之舊焉居常反慮自明豈隘乎哉何其與巳之少也盍求諸善容者以質乎某得足下聲名且乆今乃見之足下服喪退居而老官重德嵗時使使謝問交踵門下乗傳東西者止道問舍之所之暮夜必見郡之學者持文章以就衡尺得輕重長短乃去雖紛綸過前區而處等級高下能盡得其心惟莅官于郡縣者以事諮焉反自閉不知愈牢終不開一言別是非隘者質焉其亦有志於善容乎且退居閑

黙非有加人之勢而能使人懽欣悚慕之如是使之乘加人之勢曷施而不濟哉於是行也某既序之巳又繫之以詩云以文自高或病為吏以吏自喜或守一器君有文闕不鄙吏事驅馬在道愛樽其轡今天子明唯知人易必得其位而達其志

送黄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遼絶不吒去聲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闕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

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為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其所賴而相休養以樂其生唯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閭而别其善惡强弱貧富勤惰冤隱疾苦

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負豈輕也哉令之取令卒以歲年不稱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爾盡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盡卜天下之民亦無有不幸矣予思黃君業儒以才名於時前此為獄官泣囚必直其情而未嘗以色語咸之令今之為縣從可知矣故予序其行既屬予思以為令之重而又慶咸陽之民之幸也

送丘賢良序

人有名之曰大匠而不能植棟宇名之曰醫師而不能處藥石名之曰治人陶者而器輒不堅以龎世必斥之曰是不足為大匠醫師治人陶者葢冒其名而居之也國家設科以博取天下士其敢言直節者曰賢良方正學廣智明者曰才識兼茂特傑出倫類者曰茂才異等凡舉是科者必自視已之能足以充其名而無愧故第言入等則天下之美譽咸歸焉苟不塞其名之所謂安知夫世之人不斥其冒哉丘君仲謀學通經史且為文

詞窮暮而休累數千言而豪肆之氣奮若未已將抉是以與賢良士竝進固有以當其所取然仲謀誠深思讜議以塞其名之所謂則道義之歸有日矣正月日莆陽蔡某序

林比部送行詩序

故尚書比部員外林公祥符中自梓州郪縣罷還由大理寺遷與朝班通判蔡州事陛辭之日伏奏以父母垂老得他官不滿意願幸而補臣閩中一便地臣奮罷駑

之氣奉法遵職蚤莫侍問恭養以盡子道非徒伸愚臣勤懇之志抑亦廣聖王孝治之體上嘉愍其誠詔改建安郡時著令自蜀還者必再為縣然後升監郡公以才能為衆所薦引故特升不與例比將行又以言詞動人主全其孝心於是朝之鉅賢咸作歌詩慶美其事初公入蜀居三年不茹葷飲酒日誦浮屠書祈幸安歸以慰其親愛慕之心豈不至哉公諱休復字某居官決治所向無留末年知漳州某適為從事間有闗白多所稱奬

今年被告還家道出於閩嗣子世矩袖所藏詩来謁序述某嘗謂詩至南陔白華篇感其孝養之心求其詞以諷詠不可得已而得世之詩意謂之似者亦足觀矣以公之力行而作詩者咸樂於稱道其嗣子又能追揚先美是皆可書也

陳殿丞送行詩序

康定元年殿中丞陳君鑄師回通判福州且去京師朝之名卿繼作歌詩以重其行師回至官之明年發槖中

所得七十二篇拜走書屬某序其篇首將刻之石而傳於人也夫送遠之作必稱其事而附為之辭師回以文章中甲科閒十六年而為監郡然所治距家纔百餘里奉母夫人官舍以申孝養之志古之人有以親故不擇祿而仕者而師回之祿足以充其養今之仕者東西南北或千萬里士大夫得便其家者得相慶幸而師回又以侍其親然則羣公詩之足以勸夫為人子者志乎修大而遠於孝養者不為空言也若夫閩州之勝域中三

山山之下海之潮汐至焉有魚蝦蠃蚌之饒黃雀丹荔之實竝山又有竹林泉石曠清雅絕之美可以宴喜而娛遊或雜言之亦詩人之博興也慶歷元年正月三日

著作佐郎館閣校勘蔡某序

聖惠方後序

生者天地之德成者聖人之業運化流物隨之不遺生之之理至矣推本興治安而有倫成之之道著矣是故作天下之美利者其聖人之事乎傳稱神農味百草黃

帝録内經以除民疾其術能死者生而夭者壽以言乎
功雖大禹之疏浲水驅龍虵湯武之用金革戡禍亂將
救患于一時孰與無窮之賴乎故曰作天下之美利者
皆聖人之事也宋當天命出九州之人於火㷔之中吹
之濯之太宗皇帝一平宇内極所覆之廣又時其氣息
而大蘇之乃設官賞金繒之科購集古今名方與藥石
診視之法國醫詮次類分百卷號曰太平聖惠方詔頒
州郡傳於吏民然州郡承之大率嚴管鑰謹曝涼而已

吏民莫得與其利焉閩俗左醫右巫疾家依巫索祟而過醫之門十纔二三故醫之傳益少余治州之明年議録舊所賜書以示於衆郡人何希彭者通方伎之學凡聖惠方有異域瓌怪難致之物若食金石草木得不死之篇一皆置之酌其便於民用者得方六千九十六希彭謹慎自守為鄉閭所信因取其本謄載於版列牙門之左右所以導聖主無窮之澤倫究于下又曉人以依巫之謬使之歸經常之道亦刺史之要職也慶歷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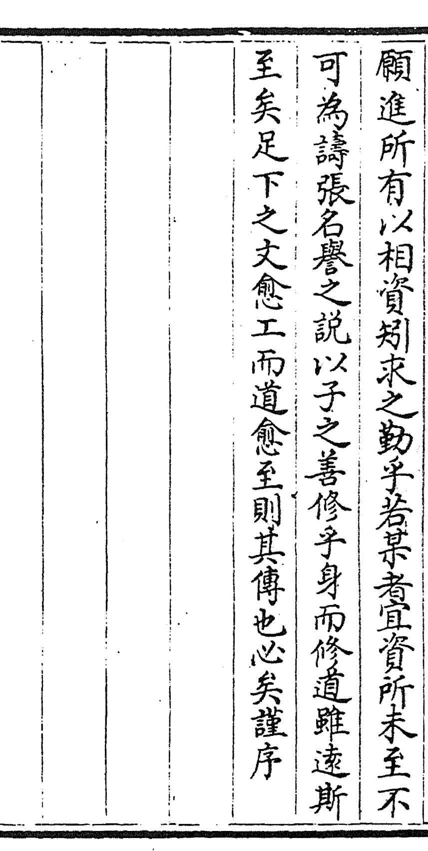
十二月八日右正言直史館知事蔡某序

姪至夫名字序

先君嘗曰紹上同遠祖父名令改曰力字至夫恭念我祖考之修服善行孝淑諒直聞于鄉黨唯乃父亦克事親以孝事長以悌祇畏惇謹以睦于家清肅嚴毅以濟厥官積學達詞將以有為福不及壽孤負前業悲夫汝今亦成人矣其能乃父之思乎名汝曰力力乎善行字汝曰至至乎善道汝唯不怠是能有光於前人

送呂祕校序

予嘗思古人力學為文莫不欲著見於後世然傳者少而磨滅者多非至工之詞至當之論不可以久也豈天嗇乎才何其工且當者鮮耶及觀後世之學者有文病三焉或喜自高賢或過相稱譽或與時遷移有是三病故不至焉豈天嗇哉夫道至遠苟非聖智未有不由近而之者況自病乎喜自高賢則益已之朋不來斯陋矣過相稱譽則怠學者之志斯荒矣與時遷移蓋以利而



動者斯下矣呂君足下衷虚而學博氣充而内修孰不
顧進所有以相資矧求之勤乎若某者宜資所未至不
可為譸張名譽之説以子之善修乎身而修道雖逺斯
至矣足下之文愈工而道愈至則其傳也必矣謹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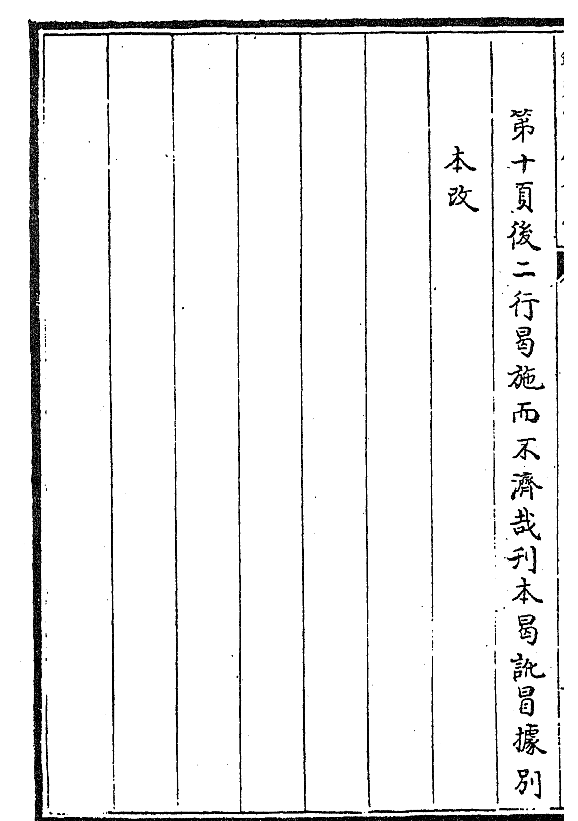
端明集卷二十九

謹案卷二十八第十四頁前一行東南一都會二十字刊本訛在掾曹掾之能者下據別本移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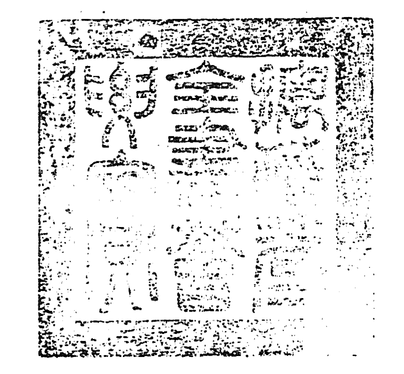
第十五頁後四行孰為人父刊本孰訛敦據別本改

第二十一頁前三行閻君仲甫來見行舍曰刊本見訛況據別本改

卷二十九第五頁後八行而其發適于中刊本適訛邊據別本改



第十頁後二行曷施而不濟哉刊本曷訛冒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録舉人臣鼇圖